

# 摄影诗

摄影 予子 诗歌 绿岛



## 夏日丝语

蓝色的梦在轻轻地爬行  
就像五月的阳光栖息于花蕊的芬芳  
太多的温馨  
太多的静谧  
那样浪漫的午后  
我们只能让故事长出透明的羽翼  
金色的鳞片  
五彩的云朵  
荡漾着语言的童话  
还有潺潺的溪流  
悄悄绕过我们朴实无华的柴扉

它们竟从黎明一直唱到黄昏  
从年轻唱到白首  
斜阳晚照  
我们相约去放牧曾经的青春年华  
热烈而又青葱的季节  
黑白的底片上  
有光阴足在往事的沙漠蠕动

古老的诗歌  
一定是一条转世的小青蛇  
它让那么多神仙偷偷地活在外婆一个人的月亮里

岁月也可以是一首歌啊



## 百舸争流

踏着迷蒙的夜色  
留一缕悠闲恬淡的清波  
梦在前行  
桨,是梦的翅膀  
他们是在穿越光阴的记忆

百舸争流  
我只为你的倏然而至感动不已

而你凝重的目光  
却是从水里抽出的骨骼  
坚硬而又温情

青波不语  
晓风习习  
你这微澜之上的舞蹈  
定是黎明沉静的喘息



## 午后的时光

那就谈谈往事吧,哥哥  
我们从遥远的雪山上走来  
那个午后,有酒有诗也有阳光  
可以放牧快乐  
也可以放牧苦涩的童年

牧羊人已经走进了古老的童话  
只有阳光努力地爬行在宁静的土地之上

春天为什么还没有到来  
而我,依然是一只温顺的小羊吗  
在苦苦地等待  
你温柔的马鞭轻轻地抽打在我的身上

在那遥远的地方  
种植着我们青涩的爱情和五彩的梦想



## 花语

花用花语在山岗上静悄悄地说话  
有温暖的阳光和淡淡的馨香  
那是一个个金色的童话  
用蜡笔描绘的世界  
诗歌和梦  
在生命的天堂自由自在地徜徉

花语不同于人语  
花的世界也不同于人的世界  
恬静而温馨  
自由而祥和

花的世界是神与灵的另一个世界



##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

那么多舒缓的音符  
那是精灵们的纤足在自由地爬行  
蓝天与白云与草地  
花朵与娇好的心绪  
飞翔的目光与被释放的心声  
那就让我们悄悄地带着天使回家

天籁的光阴里有温暖的阳光  
有潺潺流水的幻梦

爱,是白云对于蓝天的絮语  
是灵魂与灵魂的对白  
是静谧的蔚蓝对于生命的允诺  
那就让我们悄悄地带着天使回家

这样的午后啊,有爱的倒影  
折叠成岁月的羽翼  
我和你必将在一个童话的乐园放牧春天



## 散文

# 树缘

白云居

在闹市,我有一处自建房,带个狭长小院。院子里生长着三棵树,一棵柿树,一棵石榴树,还有一棵香椿树。

那是新千年初,我一搬进这个院子,就开始谋划种树,绿化庭院。院子太小,只能沿墙脚栽树。杏树、石榴树、柿树、玉兰树连着栽三年,成活三棵树。石榴树和柿树是成树移栽,种的时候树冠基本成型了,估算都有七八年的树龄。那棵香椿树是干活的农民工给我捎来的,只有大拇指头粗细,像根棍子,还没有墙头高,是棵树苗。如今,三棵树都长成大树了,树枝把院子撑得满满的,枝条挤进窗户,遮掩胡同,还伸向左邻右舍。

我喜欢树,缘于童年的记忆。那时,老家的宅院很大,院子里种着许多树,有槐树、楝树、榆树、枣树、柿树、石榴树等,像个果园子。春天,嫩芽初生,花开花落;夏天,鸟鸣虫吟,树荫蔽日;秋天,一树金黄,硕果飘香;冬天,雪压枝头,斜阳夕照。红枣甜,石榴酸;摘槐米,捋榆钱;弹弓打鸟,面筋捕蝉,树木构建的自然生态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读初中,团中央号召各地捐献树种草籽,绿化大西北。我爬到树上,用铁钩捣弄树种,累得满头大汗。后来,由于扩路建房,宅院缩小,树也越来越少,果树一棵都没有了。最后消失的是院子中央的国槐树。国槐乡下又叫黑槐,黑槐是我爷爷栽种的,有40多年的树龄,长一搂那么粗了,枝繁叶茂,绿荫如盖。那年夏天,爷爷病逝,秋天,这棵槐树也突然死了。那个早晨让我很吃惊,槐树叶一夜掉光,铺满庭院!谁也说不了,这是巧合,还是草木有情……

现在,这三棵树,长成了过往岁月的模样,修复了故园不再的遗憾。每年冬天,我都要对这三棵树进行修剪,把旺长的枝子砍掉。砍得最苦的是香椿树,树头年年砍,越砍生长越旺,根部也生发出一簇簇的椿树苗,往往来不及采食香椿芽,叶梗马上就老了,让人感叹植物强劲的生命力。柿树最初是分大小年结果的,逢单年份,结的柿子又多又甜,把树枝都压弯了,逢双年份连花都不开了。期间,经过一位精通园艺的朋友修剪,柿树居然年年开花结果了。那棵石榴树不但盛果期长,

生长速度也快,胸径比碗口都粗,虬干劲枝,已有老树的形态了。

这三棵树,何尝不相当于三株花?花草赏心悦目,树木也一样,可养心怡情。春去秋来,我经常端详树的生长状态,凝视绿叶,也被绿叶凝视。再没有什么比葱茏更让人感知生命的旺盛和蓬勃。常识告诉人们,树于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树木能调节空气温度、湿度,改善局部小气候,还能降低粉尘和噪声污染。树是风景,没有树的庭院干枯,没有树的街道丑陋,没有树的广场单调;树有情调,树是浪漫婉约的唐诗宋词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……最享受夏季树木带来的清凉。白天,树的枝叶把院子完全覆盖,走进屋里,像钻进了山洞,阴凉浸肤。透过窗子望去,满目葱郁,一阵风吹来,摇落一地细碎的阳光。“树荫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。”这正是宋代诗人苏舜钦描绘的那般悠然惬意。有雨的晚上,树在窗前灯光的映照下碧翠莹亮,雨点砸在树叶上,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,不紧不慢,不高不低,愈显庭院的安闲和静谧。

随着城市东扩,我搬离了这个院子,打理树的时间就少了,那三棵树还兀自生长。我一直觉得,这座房子不那么值钱,但这三棵树金贵。我叮嘱租客,这三棵树是宝物,不能乱砍滥伐。最近几年,房子空置,我决意不再外租。一年秋天,我接到隔壁大姐的电话,她说,你家的柿子和石榴熟透了,落得满地都是,胡同里车都没法停了。我一听,慌忙赶去善后。这是一幅迷人的秋色图景,晚霞的余晖穿过巷子,涂满树梢,柿子红得像婴儿的腮帮子,咧开嘴的石榴果,像发出了咯咯的笑声。

水赋城市灵性,树予城市妆容。保护生态,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,是当代文明的价值要义。无论是在山野旅游,还是在城市徜徉,只要见到树,我都会驻足。从生物学意义上说,树的生命力远超人类,树是无比神奇的。我珍爱树,树为我复制乡愁,留住记忆;树馈赠我四季风、霜痕月影。佛语:一花一世界,一树一菩提。于我而言,眼前三棵树,胸中万顷绿!

# 离别

王福周

有些再再说起来太沉重。  
你走了,很突然。  
七天之前,去医院看你,虽已提前做了千百次的心理准备,可是,在看到你的一瞬间,我还是没忍住,任眼泪洒在你洁白的被单上。

病床上的你,已是重度昏迷,意识全无,只能听到你粗重而吃力的呼吸声。原本清瘦的你,因肿胀而面目全非的你,让人心疼不已……

转过身去,脑海里全是你往昔的音容笑貌,我仿佛看见,你蹲在地上,慢条斯理地摆开鸭和鹅的水盆、食盆,因饥饿而急不可耐的鹅和鸭围在你身边吱吱嘎嘎地叫。伺候好它们后,你慢慢起身,背起双手,慢慢踱到门前的竹椅旁,坐下,拿起一旁的旱烟袋,抽上几口。斑驳的树影筛落一地,竹椅上的你微眯着眼,悠闲地吐着烟圈……

送葬的队伍很长,虽不似压地银山,但也绵延了半条胡同。你的棺槨前

后,是孙男娣女的哀哀哭泣,我暗自揣测,你素来达观而淡泊,这应该违背了你的心意。

走过长街,来至田间,那块泛着玉米秸秆清甜之气的田地,此后便是你的安身之所,数名壮汉挥锄掘土,扬洒挥抛之间,我们便真正的永隔了。耳边响起鞭炮烧花圈的吡剥声,青烟直上,去向那不知名的远方……

午饭,桌上上来了一道小碗扣肉,我没有去尝,那厨子怎么也不可能做出你做的味道,无论是色、香还是味。厨艺是你的骄傲,你总爱在饭后给我们讲某一道菜的诀窍,“吃姜味儿而不见姜”“包子的三十六道褶儿”这一切犹在耳畔,还有你略带得意的沙哑笑声……

我遍寻老屋,想找到你那幅早已发黄满是灰尘的下山虎,可是它杳无踪迹,也许它早已被谁随意地扯掉,就像扫去墙角的蛛网一般。无妨,无妨,找不到又怎样,我永远记得它的模样。

姥爷,再见了……

# 心灯(上)

张磊

淮阳师范的大门关闭了,我记忆的大门却依然洞开。循着那一盏灯火,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淮师校园,回到了八一(4)班同学之间,欢快地簇拥在我学业的“经师”、我人生的“大先生”——郭学礼老师身边。

41年,弹指一挥间;穿越时空,往事飘然而至。

1981年,在那个热烈而紧张的7月,乡普通高中毕业的我,参加了人生的第一场“大考”。高考过后,我给自己的估分仅仅“挂线”而已,“龙门”一跃,尚待来年!我做好了到县重点高中复读的准备。然而,当淮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在众人羡慕的眼光里送到我的手中时,我却不以为意,思想陷入了“上还是不上”的两难选择之境。当天晚上,我帮妈妈烧火做饭,灶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炙烤着我的内心,锅盖上紫紫升起的水汽蒸腾着我满腹的不甘和委屈……“农民的孩子,能吃个商品粮咱就知足了。”在父母亲友的劝慰下,自命不凡的我还

是收拾起行囊,父亲用一辆自行车,把我驮到了陌生的淮阳师范。

三生有幸,拜天所赐。正是在这里,我遇到了郭学礼老师。他的热情像一团炉火,温暖了我落寞的心灵;他的心智像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青春的夜空……由始至终,风雨数十载,他视我如兄弟,待我如亲人,指点迷津,砥砺前行,用他的热情和关怀,在我以后的人生之旅中演绎并彰显着师生大爱、兄弟亲情!

初识老师,缘于一节现代汉语课。那是1982年初夏的一天上午,我们八一(4)班新开设了现代汉语课,正不知由哪位老师讲授。上课铃响,同学们敛神静气,等待新老师的到来。这时,只见一位身材消瘦却素净干练、英气勃发的年轻人临门而入,健步登台,一如夏风骤至,大家为之一振。老师自我介绍:我叫郭学礼,是你们的老师,也是你们的师兄,从今天开始,和大家共同学习现代汉语课程。几句简短而平实

的开场白,消弭了临场的生疏,一下子拉近了讲台与课桌的距离。接着,老师对现代汉语作了总体概述。他不翻教案,不看教材,切题而入,循序渐进,词条句目,信手而拈,引经据典,娓娓而谈,妙语迭出,珠玑盈耳,原本枯燥乏味的现代汉语课,硬是被老师讲得津津有味、趣意横生;讲得满堂喝彩、掌声如虹!聆听之余,我稍稍留意老师的衣着:上身一件半旧蓝色秋衣,下身一条深色劳动布裤子,腰间的皮带也是斑驳点点,显然老师衣着穿戴并不在意讲究。当时,我不禁心中暗自感叹:真是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此师不可小觑!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缘由此始,机又再来。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现代汉语课不久,原来的班主任单连平老师因教学调整加之年事已高,班主任由郭学礼老师代理。我是班里的一名学生干部,自然和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。平素交谈中,老师了解到

我入学时的“包袱”一直未能放下,他劝我既来之则安之,珍惜当下,完成学业,只要努力,将来还有机会。他说自己1977年淮阳师范语文专业毕业后,社来社去,回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。那时的他,一边勤于教学,一边坚持自学,整天把自己反锁在一间茅草屋里,潜心于古文和现代汉语学习。他痴学如狂、通览名家,研读汉语界巨擘王力、吕叔湘、张志公等大师专论巨著,与郑大师大教授一起讨论交流;他治学严谨、不以身微,敢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纠错勘误。他教学相长、专业有成,又得贤者举荐,1981年底调入母校语文教研组任教。在淮师,老师依然苦心孤诣、勤学不辍,一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如印心海,词条页码,脱口而出。一次,上晚自习,我和曹德俊、王飞等同学对老师进行“现场测试”,结果令人叹为观止。耳闻不虚,由此足见老师平常刻苦用心之深。

(未完待续)

# 不要以为只是在流浪

陈文

阳光没有分别  
与你我一样  
还有枝头的小鸟  
浴着晨曦  
三只流浪狗  
在岸边嬉戏  
憨憨地笑  
地为床  
哪里都是家  
你以为,这是在流浪

没有了世俗  
所有的遇见,都是徜徉  
不要给我以卑微  
你看见了我的一无所  
我看见了你的铁链和枷锁  
所求,有所求的艰难  
无念,有念的轻松  
阳光很好  
各安所得

# 沙颍文艺

投稿邮箱: zkrbwfyk@126.com